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發財秘訣
第六回 五木無靈少爺賣豬仔 一條妙計財主仗洋人

且說雪哇聽見阿牛如此說，連忙跪在地下，叩頭道：「難得老兄如此周全，我沒齒不忘。」阿牛扶住道：「快不要如此。你這回到了香港，好歹謀個事業，不要再做這等事了。」雪哇只是唯命應命。阿牛取了五元墨銀，給與雪哇，雪哇便拜謝去了。找了一個僻靜所在，養息了兩天，真是賤皮賤肉，打得那般肉血橫飛的，不到幾天已經痊癒了。便附了輪船，再到香港，仍舊做他的本行，投到一家米行去做出店。到了晚上沒事時，卻依然聚了幾個同事的賭番攤牌九。這是他合當發財，被他一連幾夜贏的不少。一個同事阿三輸的當賣皆空，因說道：「倘然真是輸的不得了，便要賣豬仔了。」雪哇道：「說起來我懂。這賣豬仔賣到那邊有甚麼好處？」阿三道：「有甚麼好處？不是不得了的人，總不肯出這個下策。此刻有許多人也知道，到了那邊的苦處，不肯去了。所以那招工館裡此時因為自己願去的人少，便設法拐人去了。」雪哇道：「又不是小孩子，如何拐得？」阿三道：「遇了那窮到不得了的人，拿甜言蜜語騙了他去，不和拐的一樣麼？不然我也不知道，我一個親戚在招工館裡做伙計，是他告訴我的。」雪哇道：「令親是那一個！可以帶我去見見麼？」阿三吐出了舌頭道：「那招工館是去得的麼？除了他們伙計之外，任是甚麼人，進了去就不放出來的。」雪哇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阿三道：「為何販你到南洋去？」雪哇道：「這等說，你要見見令親也不能的了？」阿三道：「他晚上沒事，便出來吸煙，我要見他，總是到煙館裡去。」雪哇道：「此刻晚上，我們也沒事，何妨去望望他？」阿三道：「你莫非賣豬仔麼？」雪哇道：「你不要管，我打聽得那邊好，我也賣了也說不定。」阿三道：「如此，我就和你同去走走。」說罷，一同出了米行，到煙館裡去。

看官！你道雪哇真個要賣豬仔麼？這賣豬仔的情形，他早已爛熟胸中。不過苦於招工館裡沒人認得，所以聽見阿三說，便急急要去見他的親戚。當下跟著阿三，走到煙館裡，見了那人，彼此通了姓名，原來那人姓高，名叫阿元。相見過後，無非東拉西扯的談了一會，便別去。從此之後，到了晚上沒事，雪哇便一人溜到煙館裡，和阿元談天。久而久之，漸成知己，雪哇更知道了招工館的章程，與及秘訣。

半年之後，便辭了米行，坐船到了新安，設法投奔到一家賭館裡，做個看門，從此留心那班賭客。有輸急了的，他便和他拉相好，薦他到香港高阿元那裡去謀事。如此一年多，也不知他薦了多少人，他的囊囊漸漸充盈了，便自己開了一家賭館。

此時下手更易，上當的更多了，膽子也愈弄愈大了。

一天新安縣的少爺拿了幾百銀子來賭，輸個罄盡，原來這筆銀子是一筆甚麼公款，他輸了不敢回去見他老子，彷徨無計。

雪哇見了這個情形，便招呼他到裡面去坐，那少爺又不敢說出真姓名來，只說輸了銀子，不敢回去見父親，又不敢說他父親是新安縣。雪哇看見是一個外路口音的人，更加大膽，便道：「你此時既然不敢回去，何不到香港去暫避幾時？你如果肯去，我那個有個朋友，叫高阿元，為人十分慷慨。你去投奔他，或者他能助你一臂之力。」那少爺道：「此刻進退無路，也只得去走一遭的了。便請你寫個信給我，好去見那高兄。」可憐雪哇是一字不識的，如何會寫？便到外面找了一個識字的伙計來，叫他寫一封信，給高阿元。又借給那少爺三錢銀子，作盤費去了。

新安縣衙門裡憑空失了一位少爺，那縣太爺十分著急，叫人在外面四處打聽。有人當日看見他在雪哇賭館裡賭錢，說了出來，被縣太爺知道了，即刻發下封條出了票子，叫值日差去封賭館拿人。雪哇自從開了賭館以來，衙門差役是個個熟識的，便有人通了信息，嚇的雪哇魂不附體，立刻收拾細軟，逃到香港，急急忙忙找著阿元道：「前天送來的那個原來是新安縣的少爺，請你把他放了回去罷，這個禍闖得不小呢。」阿元道：「呸，你也太膿包了，憑是甚麼大禍，到了香港還怕甚麼？何況，我們招工館是有泰山般的勢力保護的，莫說是縣官的兒子，便是皇帝的太子，他除非不來，來了便是我的貨物，如何輕易放他回去？況且他到此地那天，恰好有船出口，馬上就販出去了。」雪哇聽了，默默無言。過了幾時，打算仍入內地，去做那個勾當。忽然一個新安朋友到了香港，說起新安縣自從失了兒子之後，再三打聽，知道雪哇歷年拐賣人口，不計其數。知道他的兒子也在拐賣之列，便出了二千兩銀子賞格提拿雪哇，近日又打聽得雪哇到香港，已經動文書到香港來關提了。雪哇聽得，手足無措，便來和阿元商量。阿元冷笑道：「你既然害怕，當初何必來做這個交易？」雪哇道：「我不怕別的，怕他動了公事來關提，便怎麼得了。」阿元道：「呸！那中國官有多大的臉，提得動我們招工館的人。你既然害怕，走遠點罷。

不然到新加坡走一次也好。」雪哇暗自打算走遠點這句話，卻不錯，然而新加坡卻去不得。萬一他昧了良心連我也賣了，如之奈何呢？想罷，便別過阿元。恰好這天有上海輪船開行，便檢點行李，把歷年積下的錢銀算了一算，約有三千多元，一起打了上海匯單，上了輪船，徑到上海。在成章客棧暫時住下。

這成章客棧本來是廣東人所開，雪哇閒著便向棧裡打聽同鄉人的情形。棧裡的人道：「同鄉到上海的，陶慶雲得意的最快了。」雪哇聽說陶慶雲便忙問道：「怎麼得意了。」棧裡的人道：「此刻是台口洋行的副買辦了。東家信用了他，只怕不久就要正買辦呢。」雪哇放在心裡。到了明天，便訪到台口洋行，專誠拜訪陶慶雲。慶雲見是故人，便邀到帳房裡坐，茶房送上一杯洋裝紅茶，慶雲在身邊取出一根呂宋煙，雙手遞過，彼此暢談別後情形。雪哇見慶雲臉上光彩異常，較之在香港時已判若兩人了。因說道：「老哥到上海幾年，發了福了，一向怎生得意？」慶雲道：「那裡得意？不過窮忙罷了。」雪哇問起又圍，慶雲歎道：「說來也是難事。他的英語不好，我屢次薦他事情，東家和他說起話來總是驢頭不對馬嘴的，總幹不下去。此刻住在三馬路他令叔家裡，聽說近來很留心學英語，倘能再學幾個月，只怕還易於謀事。老實說，像小弟這幾年，倘不是說話靈通，任憑東家怎樣好，也到不了這個地位。對了，洋人第一要會揣摩他的脾氣，第二要誠實，第三也輪到說話了，倘使說話不能精通，懂了以上兩層，也是無用的。我此刻雖算是東家賞臉，然而也要自己會乾，會說話，才有今日啊。」雪哇唯唯稱是。慶雲又問：「雪哇，到上海有甚麼事？」雪哇道：「無所事事，到這邊來看有甚麼生意可做？也學著沾點手。」慶雲道：「老兄是已經發財的人了，做生意最好不過洋貨。」雪哇道：「我不懂洋文洋話。若做洋貨生意，便不免處處求人，還是做土貨的好。」慶雲道：「土貨最好做米，在蕪湖販米回廣東，利錢是穩的。」

正說話時，忽然外面一個人高聲答嘴道：「做土貨最好是買地皮！」說聲未絕，人已進來。慶雲起身招呼，一面告訴雪哇道：「這是同鄉鄒雲旖先生。」又代雪哇通了姓名，慶雲道：

「你歡喜買地皮，就不應該勸人買了。」雲旖愕然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慶雲笑道：「你勸得個個都買地，把上海的地都買完了，你更向那裡去買！」雲旖道：「莫說笑話。我有一件事來和你商量，你這裡有一個姓杜的跑街，此刻在這裡麼？」慶雲道：「不在這裡，有甚麼事？」雲旖道：「我前個月買了一塊地，是姓杜的，那地上本來有兩座墳。本來說過交易之後，就可以搬去的，誰知這片地是他幾房的公產，卻被一個人私賣的。」

此刻那幾房知道了，非但不肯搬，還要和我打官司呢。」慶雲道：「你便怎樣？」雲旖道：「我聽說你這裡那姓杜的跑街和他們是一家，所以特來找你，請他出來打個轉圈。」慶雲道：「地在那裡？」雲旖道：「在虹口相近。」慶雲道：「是租界麼？」雲旖道：「雖不是租界，卻是貼近的。」慶雲道：「虧你是老內行，買地皮為甚不轉道契？轉了之後他敢說半句不搬？」

由外國人出面，寫了一封信到上海縣去，一面指控他起來，怕他不搬？」雲旖恍然大悟道：「這幾天被那些地皮騙客來把我鬧昏了，竟想不到這一層。」

雪哇見他們有事商量，便轉身告辭出來，一路上暗想：「原來外國人的勢力如此利害，怪不得他們巴結外國人了。」又想到：「又圍住在三馬路，我何不去訪他談談？將來不要被他說話。慶雲得了意，我便找他，不得意的朋友便不理了？」打定了主意，

一路問訊，到了三馬路。卻不知他住在那一家，不住的兩旁觀看，忽見一家門首釘了一個牌子，上面橫列著一路外國字，底下是「魏公館」三個字。雪哇雖然不識字，那朋友的姓那個字總還記得，香港最多公司招牌，所以他又識了個公字，在招工館裡鬼混了幾時，所以這館字也是認得的，然而也端了許久，方才分辨出來。心中暗想道：「莫非又園的令叔是做官的麼？不然何以稱得公館呢？」意欲打門去問，又恐防認錯了，再三端詳，這魏字是不錯的了，又恐怕雖然同姓，卻不是又園的阿叔，胡亂打錯了人家公館的門，豈不被人家罵？想到廣東省城那些公館裡面都是老爺何等威嚴，若是打錯了他的門，還了得麼！躊躇了半晌，只得硬著頭皮走上前去，輕輕把門叩了兩下，裡面便有人出來開門。雪哇聽得裡面撥門門的聲音，心中迄自亂跳，及至開出門來一看，那開門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要專誠拜謁的魏又園，不覺大喜。道：「又園兄，久違了。」又園錯愕良久，仔細辨認，方才省悟道：「咦？是雪哇兄。幾時到的？發了福了。裡面請坐。」雪哇看了又園時，只見他比在香港時瘦了許多，一面彼此相讓進去，分賓主坐定，又園親自舀上一杯茶，方才敘闊。雪哇問起令叔在這裡打公館，想是做官，不知當的甚麼差事？又園不慌不忙說出來。正是：駱駝不是馬腫背，鄉人少見自多怪。

不知又園說出甚麼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